

亡則覺魂無所用之故草木禽獸之魂依身以爲本  
情身歿而情魂隨之以殞若推論明辨之事則不必  
倚據于身形而其靈自在身雖歿形雖渙其靈魂仍  
復能用之也故人與草木禽獸不同也中士曰何謂  
賴身與否西士曰長育身體之事無身體則無所長  
育矣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  
啖之以口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然而色  
不置目前則不見色矣聲不近于耳則聲不聞矣臭  
不近于鼻則能辨遠則不辨也味之鹹酸甘苦入口則

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硬慳合於身我方覺之遠之則不覺也况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見故曰覺魂賴乎身身死而隨熄也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己豈復明其是非人當饑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列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明理之魂賴身爲用者哉子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須悟世界之物凡見於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決無相滅日月星辰麗于天何所繫屬而卒無殘滅者因無相悖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以火氣水土四行相結以成然火性熱乾則背于水水性冷濕也氣性濕熱則背于土土性乾冷也兩者相對相敵自必相賊既同在相結一物之內其物豈得長久和平其間未免時相伐競但有一者偏勝其物必致壞亡故此有四行之物無有不泯滅者夫靈魂則神也於四行無闕焉孰從而悖滅之中士曰神誠無悖也然吾

烏知人魂爲神而禽獸則否耶西士曰徵其實何有乎理有數端自悟則可釋疑也其一曰有形之魂不能爲有之主而恒爲身之所役以就墮落是以禽獸常行本欲之役徇其情之所導而不能自檢獨人之魂能爲身主而隨吾志之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即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靈魂信專一身之權屬于神者也與有形者異也其二曰一物之生惟得一心若人則兼有二心獸心人心是也則亦有二性一乃形性一乃神性也故舉凡情之相背亦由所發之性相背焉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有兩念並興屢覺兩逆如吾或惑酒色旣似迷戀欲從又復慮其非理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從此謂之人心與天神相同也人于一心一時一事不得兩情相背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覩一物而並不覩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兩相悖之情必由兩相背之心兩相悖之心必由兩相背之性也試嘗二江之水一鹹一淡則雖未見源泉亦證所發不一矣其三曰物類之所好惡恒與其

性相稱焉故着形之性惟着形之事爲好惡而超形之性以無形之事爲愛惡吾察萬生之情凡禽獸所貪娛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惟饑勞四肢傷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着形之性也若人之所喜惡雖亦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爲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兼得有形無形兩端者也此靈魂之爲神也其四曰凡受事物者必以受者之態受焉譬如瓦器受水器圓則所受之水圓器方則所受之水方世間所受無不如是則人魂之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已心受其物焉其物有形吾必脫形而神之然後能納之于心如有黃牛于此吾欲明其性體則視其黃曰非牛也乃牛色耳聽其聲曰非牛也乃牛聲耳啖其肉味曰非牛也乃牛肉味耳則知夫牛自有可以脫其聲色味等形者之情而神焉者又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于方寸之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百雉之城乎能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其五曰天主生人使之有所司官者固與其所屬之物相稱者也目司視

則所屬者色相耳司聽則所屬者音聲鼻口司臭司  
嗜則所屬者臭味耳目口鼻有形則併色音臭味之  
類均有形焉吾人一心乃有司欲司悟二官欲之所  
屬善者耳悟之所屬真者耳善與真無形則司欲司  
悟之爲其官者亦無形矣所爲神也神之性能達形  
之性而有形者固未能通無形之性也夫人能明達  
鬼神及諸無形之性非神而何中士曰設使吾言世  
無鬼神則亦言無無形之性而人豈能遽明之乎則  
此五理似無的據西士曰雖人有言無鬼神無無形  
之性然此人必先明鬼神無形之情性方可定之曰  
有無焉苟弗明曉其性之態安知其有無哉如曰雪  
白非黑者必其明黑白之情然後可以辨雪之爲白  
而非黑則人心能通無形之性益著矣其六曰肉心  
之知猶如小器有限不廣如以線繫雀于木不能展  
翅高飛線之阻也是以禽獸雖得知覺有形之外情  
不能通又弗能反諸已而知其本性之態若無形之  
心最恢最宏非小器所限直通乎無碍之境如雀斷  
其所束之線則高飛戾天誰得而禦之故人之靈非

惟知其物外形情且暢曉其隱體而又能反觀諸已  
明已本性之態焉此其非屬有形益可審矣所以言  
人魂爲神不容泯滅者也因有此理實爲修道基焉  
又試揭三四端理以明徵之其一曰人心皆欲傳播  
善名而忌遺惡聲殆與衆生不侔是故行事期協公  
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功業或輯書冊或謀術藝或致  
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顯名于世雖捐生不惜此心  
人大槩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愈愚則愈無焉試問死  
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骨肉歸土未  
免朽化何爲能聞然靈魂常在不滅所遺聲名善惡  
寔與我生無異若謂靈魂隨死銷滅尚勞心以求休  
譽譬或置妙畫以已旣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已旣  
聾時聽焉此聲名何與于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  
彼孝子慈孫中國之古禮四季修其祖廟設其裳衣  
薦其時食以說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  
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  
非自國君至於庶人大禮乃童子空戲耳其二曰上  
帝降生萬品有物有則無徒物無空則且歷舉名品

之情皆求遂其性所願欲而不外求其勢之所難獲  
是以魚鱉樂潛川淵而不與遊于山嶺兔鹿性喜走  
山嶺而不欲潛于水中故鳥獸之欲非在常生不在  
後世之躋天堂受無窮之樂其下情所願不踰本世  
之事獨吾人雖習聞異論有神身均滅之說亦無不  
與愛長生願居樂地享無疆之福者設使無人可得  
以盡實其情豈天主徒賦之于衆人心哉何不觀普  
天之下多有拋別家產離棄骨肉而往深山窮谷誠  
心脩行此輩俱不以今世爲重祈望來世真福若吾  
魂隨身而歿詎不枉費其意乎其二曰天下萬物惟  
人心廣大窮本世之事物弗克充滿則其所以充滿  
之者在後世可曉矣蓋天主至智至仁凡厥所爲人  
不能更有非議彼各依其世態以生其物之態故欲  
使禽獸止于今世則所付之願不越此一世墜落事  
求飽而飽則已耳欲使人類生乎千萬世則所賦之  
願不徒在一世須臾之欲於是不圖止求一飽而求  
之必莫得者焉試觀商賈殖貨之人雖金玉盈箱富  
甲州縣心無慊足又如仕者躡身世之浮名趨鳴時

之捷徑惟圖軒冕華袞爲榮即至于垂紳朝陛晉職  
台階心猶未滿甚且極之奄有四海臨長百姓福貽  
子孫其心亦無底盍此不足恠皆緣天主所稟情欲  
原乃無疆之壽無限之樂豈可以今世幾微之樂姑  
爲饜足者一蚊之小不可飽龍象一粒之微弗克寔  
太倉西土古聖曾悟此理瞻天嘆曰上帝公父爾寔  
生吾人輩于爾惟爾能滿吾心也人不歸爾其心不  
能安足也其四曰人性皆懼死者雖親戚友朋旣死  
則莫肯安意近其屍然而猛獸之死弗懼者則人性  
之靈自有良覺自覺人死之後尚有魂在可懼而  
魂全散無所留以驚我也其五曰天主報應無私善  
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者富貴安  
樂爲善者貧賤苦難天主固待其旣死然後取其善  
魂而賞之取其惡魂而罰之若魂因身終而滅天主  
安得而賞罰之哉中士曰君子平生異于小人則身  
後亦宜異于小人死生同也則所以異者必在于魂  
也故儒有一種言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是以身死  
而心不散滅惡者以罪敗壞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之



散滅隨焉此亦可誘人於善焉西士曰人之靈魂不  
拘善惡皆不隨身後而滅萬國之士信之天主正  
載之余以數端寔理證之矣此分善惡之殊則不載  
于經不據于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輕爲新說而簧鼓  
滋惑也勸善沮惡有賞罰之正道奚捐此而求他詭  
遇人魂匪沙匪水可以聚散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  
肢之動宗焉以神散身猶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  
可哉使惡行能散本心則是小人必不壽矣然有自  
火至老爲惡不止何以散其心猶能生耶心之于身  
重乎血血旣散身且不能立則心旣散身又焉能行  
况心堅乎身積惡于已不能散身何獨能散其心乎  
若生時心已散何待死後乎造物者因其善否不易  
其性如鳥獸之性非常生之性則雖其間有善未緣  
俾鳥獸常生魔鬼之性乃常生之性縱其爲惡未緣  
俾魔鬼殄滅則惡人之心豈能因其惡而散滅焉使  
惡人之魂槩受滅亡之刑則其刑亦未公固非天主  
所出蓋重罪有等豈宜一切罰以滅亡哉况被滅者  
旣歸于無則亦必無患難無苦辛無所受刑而其罪

反脫則是引導世人以無懼爲惡引導爲惡者以無懼增其惡也聖賢所謂心散心亡乃是譬詞如吾汎濫逐于外事而不專一卽謂心散如吾所務不在本性內事而在外逸卽謂心亡非必真散真亡也善者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醜污之此本性之體兼身與神非我結聚乃天主賦之以使我爲人其散亡之機亦非由我常由天主天主命其身期年而散則期年以散而吾不能末久命其靈魂常生不滅而吾焉能滅之耶顧我所用何如善用之則安泰悞用之則險危云耳吾稟本性如得兼金吾或以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穢之盤皆我自爲之然其藏穢盤獨非兼金乎增光于心則率騰天上之大光增暝于心則率降地下之大暝誰能排此理之大端哉中士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也靈魂不滅之理甚正也甚明也西士曰期已行于禽獸不聞二性之殊者頑也高士志浮人品之上詎願等已乎鄙類者哉賢友得契尊旨言必躍如然性返異矣行宜勿邇焉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

中士曰昨吾退習大誨果審其皆有真理不知吾國迂儒何以攻折鬼神之實爲正道也西士曰吾遍察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爲天子諸侯重事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其事而故爲此矯誣哉盤庚曰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可震朕民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崇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盤庚者成湯九世孫相違四百禩而猶祭之而猶懼之而猶以其能降罪降不祥勵已勸民則必以湯爲仍在而未散矣祖伊在盤庚之後而謂殷先王旣崩而能相其後孫則以死者之靈魂爲未在不滅矣金縢周公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召誥曰天旣遐終大邦殷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詩云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召公  
何人乎其謂成湯文王既崩之後猶在天陟降而能  
保佑國家則以人魂死後爲不散矣貴邦以二公  
爲聖而以其言爲誑可乎異端熾行譎張爲幻難以  
攻詰後之止儒其柰何必將理斥其邪說明論鬼神  
之性其庶幾矣中士曰今之論鬼神者各自有見或  
謂天地間無鬼神之殊或謂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  
或謂如說有則非如說無則亦非如說有無則得之  
矣西士曰三言一切以攻鬼神而莫思其非將排  
佛老之徒而不覺忤古聖之旨且夫鬼神有山川宗  
廟天地之異名異職則其不等著矣所謂二氣良能  
造化之迹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吾心信  
否能有無物者否講夢則或可若論天地之大尊奚  
用此恍惚之亂耶譬如西域獅子知者信其有愚人  
或不信然而獅子本有彼不信者能滅獅子之類哉  
又况鬼神者哉凡事物有即有無即無蓋小人疑鬼  
神有無因就學士而問以釋疑如答之以有無豈非  
愈增其疑乎諸言之者無他惟曰有則人見之人莫

見之則無矣然茲語非學士者議論乃郊野之誕耳  
無色形之物而欲以肉眼見之比方欲以耳啖魚肉  
之味可乎誰能以俗眼見五常乎誰見生者之魂乎  
誰見風乎以目覩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  
惟理無謬也觀日輪者愚人測之以目謂大如甕底  
耳儒者以理而計其高遠之杳則知其大乃過于普  
天之下也置直木于澄水中而浸其半以目視之如  
曲焉以理度之則仍自爲直其本非曲也任目觀影  
則以影爲物謂能動靜然以理細察則知影實無光  
者耳已決非有物况能動靜乎故西校公語曰耳目  
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揆之于心理心理無非焉方  
可謂之真若理有不順則捨之就理可也人欲明事  
物之奧理無他道焉因外顯以推內隱以其然驗其  
所以然如觀屋頂烟騰而屋內之必有火者可知昔  
者因天地萬物而證其固有天地萬物之主也因人  
事而證其有不能散滅之靈魂也則以證鬼神之心  
有亦無異道矣如云死者形朽滅而神飄散泯然無  
迹此一二匹夫之云無里可依柰何以議聖賢之所

既按乎哉中士曰春秋傳載鄭伯有爲厲必以形見之也人魂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矣夫生而無異于人豈死而有越人之能乎若死者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子一旦化去獨不日在本家顧視向者所愛子乎西士曰春秋傳既言伯有死後爲厲則古春秋世亦已信人魂之不散滅矣而俗儒以非薄鬼神爲務豈非春秋罪人乎夫謂人死者非魂死之謂惟謂人魄耳人形耳靈魂者生時如拘縲綫中既死則如出暗獄而脫手足之拳益達事物之理焉其知能當益滋精踰于俗人不宜爲怪君子知其然故不以死爲凶懼而忻然安之謂之歸于本鄉天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然則亂如死者之魂仍可在家豈謂之死乎且觀星宿居於天上不得降於地下而雜乎草木草木生於地下亦不得升於天上而雜乎星宿萬物各安其所不得移動譬水底魚饑將死雖有香餌在岸亦不得往而食之人之魂雖念妻子豈得回在家中凡有回世界者必天主使之或以勸善或以懲惡以驗人死之後其魂猶存與其

禽獸魂之散而不回者異也魂本無形或有著顯於人必托一虛像而發見焉此亦不難之事天主欲人盡知死後魂存而分明曉示若此而猶有罔詆無忌亂教惑民以已所不知妄云人死魂散無復形跡非但悖妄易辯且其人身後之魂必受妄言之殃矣可不慎乎中士曰謂人之神魂死後散泯者以神爲氣耳氣散有速漸之殊如人不得其死其氣尚聚久而漸泯鄭伯有是也又曰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所不在天地之間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也如尊教謂鬼神及人魂如此則與吾常所聞無大異焉西士曰以氣爲鬼神靈魂者紊物類之寔名者也立教者萬類之理當各類以本名古經書云氣云鬼神文字不同則其理亦異有祭鬼神者矣未聞有祭氣者何今之人紊用其名乎云氣漸散可見其理已窮而言之盡妄吾試問之夫氣何時散盡何病疾使之散鳥獸常不得其死其氣速散乎漸散乎何其不回世乎則死後之事皆未必知之審者奚用妄論之哉中庸謂體物而不可遺以辭迎其意可也蓋仲尼

之意謂鬼神體物其德之盛耳非謂鬼神卽是其物也且鬼神在物與魂神在人大異焉魂神在人爲其內本分與人形爲一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才之類彼鬼神在物如長年在船非船之本分者與船分爲二物而各列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登靈才之品也但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鬼神引導之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與聖君以神治體國家可焉不然是天下無一物非靈也蓋彼曰天下每物有鬼神而每以鬼神爲靈如草木金石豈可謂之靈哉彼文王之民感君之恩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不足爲奇今桀紂之臺沼亦謂之靈矣豈不亦混亂物之品等而莫之顧耶分物之類貴邦士者曰或得其形如金石是也或另得生氣而長大如草木是也或更得知覺如禽獸是也或益精而得靈才如人類是也吾西庠之士猶加詳焉觀後圖可見但其依賴之類最多難以圖畫故畧之而特書其類之九元宗云





微正僻其類甚多苟觀物類之圖則審世上固惟有無二者可以別物異類焉耳試言之有形者爲一類則無形者異類也生者爲一類則不生者異類也能論理者惟人類本分故天下萬類無與能論也人之中論有正偏小大均列於會論之類而惟差精粗如謂鳥獸之性本靈則夫其偏其小固同類于人者也但不宜以似爲真以由外來者爲內本譬如因見銅壺之漏能定時候卽謂銅水本靈可乎將軍者有謀以全軍而敗敵其士卒順其令而或進或退或使或突以成其功誰曰士卒之本智不從外導者乎明于類者視各類之行動熟察其本情而審其志之所及則知鳥獸者有鬼神爲之暗誘而引之以行上帝之命出于不然而莫知其然非有自主之意吾人類則能自立主張而事爲之際皆用其所本有之靈志也中士曰雖云天地萬物共一氣然物之貌像不同以是各分其類如見身只是軀殼軀殼內外莫非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以類異如魚之在水其外水與肚裏之水同鱖魚肚裏之水與鯉魚肚裏

之水同獨其貌像常不一則魚之類亦不一焉故觀天下之萬像而可以驗萬類矣西士曰設徒以像分物此非分物之類者是別像之類者耳像固非其物也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是告子之後又一告子也以泥塑虎塑人二者惟以貌像謂之異宜也活虎與活人謂止以其貌異焉決不宜矣以貌像別物者大槩相同不可謂異類如以泥虎例泥人其貌雖殊其爲泥類則一耳若以氣爲神以爲生者何類則何類得死乎物死之後氣在內外猶然豈滿何適而能離氣何患其無氣而死故氣非生活之本也傳云差毫釐謬千里未知氣爲四行之一而同之于鬼神及靈魂亦不足恠若知氣爲一行則不難說其體用矣且夫氣者和水火土三行而爲萬物之形者也而靈魂者爲人之內分一身之主以呼吸出入其氣者也蓋人與飛走諸類皆生氣內以便調涼其心中之火是故恒用呼吸以每息更氣而出熱致涼以生焉魚潛水間水性甚冷能自外透涼于內火所以其類多無

呼吸之資也夫鬼神非物之分乃無形別物之類其  
本職惟以天主之命司造化之事無柄世之專權故  
仲尼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福祿免罪非鬼神所能由  
天主耳而時人諂瀆欲自此得之則非其得之之道  
也夫遠之意與獲罪乎天無所禱同豈可以遠之解  
無之而陷仲尼于無鬼神之惑哉中士曰吾古之儒  
者明察天地萬物本性皆善俱有宏理不可更易以  
爲物有巨微其性一體則曰天主上帝即在各物之  
內而與物爲一故勸人勿爲惡以玷己之本善焉勿  
違義以犯己之本理焉勿害物以侮其內心之上帝  
焉又曰人物壞喪不滅本性而化歸于天主此亦人  
魂不滅之謂但恐於先生所論天主者不合西士曰  
茲語之謬比前所聞者愈甚曷敢合之乎吾不敢以  
此簡吾上帝之尊也天主經有傳昔者天主化生天  
地即化生諸神之彙其間有一鉅神名謂輅齊拂兒  
其視已如是靈明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  
天主怒而弇其從者數萬神變爲魔鬼降置之於地  
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有地獄矣夫語物與造物

者同乃輅齊拂兒鬼傲語孰敢述之歟世人不禁佛  
氏誑經不覺染其毒語周公仲尼之論貴邦古經書  
孰有狎后帝而與之一者設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稱  
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妄比肩地上君  
而可同天上帝乎人之稱人謂曰爾爲爾我爲我而  
今凡溝壑昆虫與上帝曰爾爲我我爲爾豈不謂盍  
抗大悖乎哉中士曰佛氏無遜于上帝也其貴人身  
尊人德有可取也上帝之德固厚而吾人亦具有至  
德上帝固具無量能而吾人心亦能應萬事試觀先  
聖訓元開物立教明倫養民以耕鑿機杼利民以舟  
車財貨其肇基經世垂萬世不易之鴻猷而天下未  
賴以安未聞蔑先聖而上帝自作自樹以臻至治由  
是論之人之德能雖上帝罔或踰焉詎云剗造天地  
獨天主能乎世不達已心之妙而曰心局身界之內  
佛氏見其大不肯自屈則謂是身也與天地萬物咸  
蘊乎心是心無遠不逮無高不升無廣不括無細不  
入無堅不度故具識根者宜知方寸間儼居天主非  
天主寧如是耶西士曰佛氏未知已奚知天主彼以

耿耿躬受明于天主偶蓄一材飭一行矜誇傲睨肆  
然比附于天主之尊是豈貴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適  
以賤人喪德耳傲者諸德之敵也一養傲於心百行  
皆敗焉西土聖人有曰心無謙而積德如對風堆沙  
聖人崇謙讓天主之弗讓如遜人何哉其視聖人翼  
翼軋軋畏天明威身後天下不有其知殆天淵而水  
火矣聖人不敢居聖而令恒人擬天主乎夫德基于  
修身成于事上帝周之德必以事上帝爲務今以所  
當凜然敬事者而曰吾與同焉悖何甚乎至於裁成  
庶物蓋因天主已形之物而順材以成之非先自無  
物而能創之也如製器然陶者以金劉者以木然而  
金木之體先備也無體而使之有體人孰能之人之  
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無性而能使之有性也  
若夫天主造物則以無而爲有一令而萬象即出焉  
故曰無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硃  
印之印楮帛楮帛之印非可執之爲印斯乃印之蹟  
耳人物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當之原印而復以印  
諸物不亦謬乎智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真天地

萬物之體也惟仰觀俯察鑑其形而達其理求其本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則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若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止水均有天地即能造作之豈可乎必言顧行乃可信焉天主萬物之原能生萬物若人即與之同當亦能生之然誰人能生一山一川于此乎中士曰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與存養萬物天上之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與今上與下我無間焉蓋全一體也第緣四大沉淪昧晦而情隨事移真元日鑿德機日弛而吾天主并溺也則吾之不能造養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夜光之珠以蒙垢而損厥值追究其初體昉可爲知也西士曰吁咈哉有是毒唾而世人競茹之悲歟非淪昧之盞孰敢謂萬物之原天地之靈爲物淪昧乎哉夫人德堅白尚不以磨涅變其真體物用凝固不以運動失其常度至大無偶至尊無上乃以人生幻軀能累及而汚惑之是人斯勝天欲斯勝理神爲形之役情爲性之根于識本末者宜不喻而自鮮矣且兩間之比孰有踰於造物者能囿之陷之于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

夫天上之天主於我既共一體則二之澄徹混淆無異焉譬如首上靈神於心內靈神同爲一體也故適痛楚之遭變故之值首之神混淆心之神鈎混淆焉必不得一亂一治之矣今吾心之亂固不能混天上天主之未攸澄徹彼未攸澄徹又不免我心之混淆則吾於天主非共爲一體豈不驗乎夫曰天主與物同或謂天主卽是其物而外無他物或謂其在物而爲內分之一或謂物爲天主所使用如械器爲匠之所使用此三言皆傷理者吾逐逐辯之也其二云天主卽是各物則宇宙之間雖有萬物當無二性既無二性は無萬物豈不混殺物理况物有常情皆欲自全無欲自害吾視天下之物固有相害相殛者如水滅火火焚木大魚食小魚強禽吞弱禽旣天主卽是各物豈天主自爲戕害而不及一存護乎然天主無可戕害之理從是說也吾身卽上帝吾祭上帝卽自爲祭耳益無是禮也果爾則天主可謂木石等物而人能耳順之乎其曰天主爲物之內本分則是天主微乎物矣凡全者皆其大于各分者也斗大于升升乃



斗十分之一耳外者包乎內若天主在物之內爲其本分則物大于天主而天主反小也萬物之原乃小乎其所生之物其然乎豈其然乎且問天主在人內分爲尊主歟爲賤役歟爲賤役而聽他分之命固不可也如爲尊主而專握一身之柄則天下宜無一人爲惡者何爲惡者滋衆耶天主爲善之本根德純無渣旣爲一身之主猶致蔽於私欲恣爲邪行德何衰耶當其制作乾坤無爲不中節奚今司一身之行乃有不中者又爲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識乎不思乎不肯乎皆不可謂也其曰物如軀殼天主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器械則天主尤非其物矣石匠非其鑿漁者非其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何謂之同一體乎循此辨焉其說謂萬物行動不係於物皆天主事如械器之事皆使械器者之功夫不曰耜耒耕田乃曰農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曰鋸斷板乃曰梓人斷之則是火莫焚水莫流鳥莫鳴獸莫走人莫騎馬乘車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墻禦旅于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之罪乎何以

當惡怨其人懲戮其人乎爲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  
爲當賞之乎亂天下者莫大於信是語矣且凡物不  
以天主爲本分故散而不返歸于天主惟歸其所結  
物類爾矣如物壞死而皆歸本分則將返歸天主不  
謂壞死乃益生全人亦誰不悅速死以化歸上帝乎  
孝子爲親厚置棺槨何不令考妣速化爲上尊乎嘗  
證天主者始萬物而制作之者也其性渾全成就物  
不及測矧謂之同吾審各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天  
主之迹可也謂之天主則謬矣試如見大跡印於路  
因驗大人之足曾過于此不至以其跡爲大人觀畫  
之精妙慕其畫者曰高手之工而莫以是爲卽畫工  
天主生萬森之物以我推徵其原至精盍盛仰念愛  
慕無時可釋使或泥于偏說忘其本原豈不大誤夫  
誤之原非他由其不能辨乎物之所以然也所以然  
者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如作  
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爲其公作者則在物之外分  
矣第其在物且非一端或在物如在其所若人在家  
在庭焉或在物爲其分若手足在身陰陽在人焉或

依賴之在自立者如白在馬爲白馬寒在冰爲寒冰  
焉或在物如所以然之在其已然若日光之在其所  
照水晶焉火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末揆端可云天主  
在物者耶如光雖在水晶火雖在鐵然而各物各體  
本性弗雜謂天主之在物如此固無所妨也但光可  
離水晶天主不可離物天主無形而無所不在不可  
截然分而別之故謂全在於全所可也謂全在各分  
亦可也中士曰聞明論先疑釋矣有謂人於天下之  
萬物皆一如何西士曰以人爲同乎天主過尊也以  
人與物一謂人同乎土石過卑也由前之過懼有人  
欲爲禽獸由今之過懼人不欲爲土石夫率人類爲  
土石子從之乎其不可信不難辯矣寰宇間凡爲同  
之類者多矣或有異物同名之同如柳宿與柳樹是  
也或有同群之同以多口總聚爲一如一寮之羊皆  
爲同群一軍之卒皆爲同軍是也或有同理之同如  
根泉心三者相同蓋若根爲百枝之本泉爲百派之  
源心爲百脉之由是也此三者姑謂之同而實則異  
或有同宗之同如鳥獸通爲知覺列于各類是也或

有同類之同如此馬與彼馬共屬馬類此人與彼人共屬人類是也此二者畧可謂之同矣或有同體之同如四肢與一身同屬一體焉或其名不同而寔則同如放勳帝堯二名總爲一人焉茲二者乃爲真同夫謂天下萬物皆同于此三等何居中士曰謂同體之同也曰君子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也間形體而分爾我則小人矣君子一體萬物非由作意緣吾心仁體如是豈惟君子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西士曰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之說以翼愚民悅從于仁所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如信之爲真一體將反滅仁義之道矣何爲其然耶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衆物實爲一體則是以衆物實爲一物而但以虛像爲之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相敬哉故曰爲仁者推己及人也仁者以己及人也義者人老老長長也俱要人已之殊除人已之殊則畢除仁義之理矣設謂物都是己則但以愛己奉己爲仁義將小人惟知有己不知有人獨得仁義乎書言人已非徒言形乃兼言形性耳且夫仁德之厚在遠不在近近愛本體雖無

知覺者亦能之故水恒潤下就濕處合同類以養存  
本體也火恒升上就乾處合同類以養全本性也近  
愛所親鳥獸亦能之故有跪乳反哺者近愛已家小  
人亦能之故常有苦勞行險阻爲竊盜以養其家屬  
者近愛本國庸人亦能之故常有群卒致命以禦強  
寇奸宄者獨至仁之君子能施遠愛包覆天下萬國  
而無所不及焉君子豈不知我一體彼一體此吾家  
吾國彼異家異國然以爲皆天主上帝生養之民物  
卽分當兼切愛恤之豈若小人但愛已之骨肉者哉  
中士曰謂以物爲一體乃仁義之賊何爲中庸列體  
群臣於九經之內乎西士曰體物以譬喻言之無所  
傷焉如以爲實言傷理不淺中庸令君體群臣君臣  
同類者也豈草木瓦石皆可體耶吾聞君子於物也  
愛之弗仁今使之於人爲一體必宜均仁之矣墨翟  
兼愛人而先儒辯之爲非今勸仁士泥而時儒順之  
爲是異哉天主之爲天地及其萬物萬有繁然或同  
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同體異用今欲強之爲一體  
逆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爲美故聚貝者欲貝之

多聚古器者欲器之多嗜味者欲味之多令天下物均紅色誰不厭之或紅或綠或白或青日觀之不厭矣如樂音皆宮誰能聆之乍宮乍商乍角乍徵乍羽聞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內何不然乎吾前明釋各類以各性爲殊不可徒以貌異故石獅與活獅貌同類異石人與石獅貌異類同何也俱石類也嘗聞吾先生解類體之情曰自立之類同體者固同類同類者不必同體又曰全體者之行爲皆歸全體而并指各肢設如右手能拯助患難則一身兩手皆稱慈悲左手習偷非惟左手謂賊兩手全體皆稱爲賊矣推此說也謂天下萬物一體則世人所爲盡可相謂跖一人爲盜而伯夷并可謂盜武王一人爲仁而紂亦謂仁因其體同而同之豈不混各物之本行乎學士論物之分或有同體或有各體何用駢衆物爲同體蓋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絕則異體也若一江之水在江內是與江水一體旣注之一勺則勺中之水於江內水惟可謂同類豈仍謂同體焉泥天地萬物一體之論簡上帝混賞罰除類別滅仁義雖高士

信之我不敢不詆焉中士曰明論昭昭發疑排異正  
教也人魂之不滅不化他物既聞命矣佛氏輪回六  
道戒殺之說傳聞聖教不與必有所誨望來日教之  
西士曰丘陵既平蟻垤何有余久願折此子所嗜聞  
亦吾所喜講也

天主實義上卷終